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第三十三回 姘戲子苦勸陸畹香 扳差頭駁倒花筱舫

前回書中做到陸畹香見了戒指，滿面羞慚，無言可答，恨不得當時有個地洞鑽了下去。瀟湘花侍做到此間，暫停筆墨，作個《九尾龜》二集的收場，正要續成三集，就有一位花叢的大涉獵家來批駁在下道：「你初、二集書中，記那四大金剛和大金月蘭、陸畹香的事跡，雖然大半都是實情，但是他們出現的時代和那來去的行蹤，卻不免有些舛錯。為什麼呢？你說金月蘭在杭州黃中堂府內逃走出來，一直徑到天津去搭了東天保的班子。後來拳匪鬧事，聯軍破了天津，金月蘭同著林黛玉等一班名妓狼狽逃歸，一無所有。這金月蘭幾年內的歷史是不錯的了，但是林黛玉嫁了邱八之後，重又鬧了出來，上海議論紛紛，存身不住，方才無可如何的北上津沽，打算要作個孤注一擲。及至遇了拳匪之亂，一直由天津逃到山東，在山東再折回上海，這便是林黛玉在津滬來去的行蹤。你卻說他在邱八家中出來之後就在上海做了住家，並不提起天津一節，這不是老大的一個岔子麼？況且那年庚子之亂，上海的信人大家逃避，是在六七月內的事情，你的書中好像是二三月的樣子，你何不將前二集書中這幾段的舛誤之處重新改正，把這一部書成了全璧呢？」

瀟湘花侍啞然一笑，回答他道：「在下做這部書，一半原是寓言醒世，所以上半部形容嫖界，下半部叫醒官場，處處都隱寓著勸懲的意思，好叫列位看官看看在下的這部小說，或者有回頭警醒的人，這也總算是在下編書的一片苦心，一腔熱血；並不是閒著筆墨，曠著功夫，去做那嫖界的指南、花叢的歷史。若要把在下這部小說當作歷代興亡的史鑒、泰西各國的藍皮書，那就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了。」

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前回的章秋谷和那賽飛珠鬼鬼祟祟，到底商量什麼事情？章秋谷送給陸畹香的戒指，怎麼又會到了賽飛珠的手中？真是一本算不清的糊塗帳目，在下不說明白，料想看官們有細心推究的，也有些想得出當日的情形。

原來章秋谷因陸畹香定要嫁他，推辭不脫，堂子裡頭的規矩，若是那客人要娶信人，信人不肯；信人要嫁客人，客人不要；這兩件事真是那天字第一號的坳台，竟有不共戴天的光景。章秋谷被陸畹香纏住了不得開交，又不肯當面回絕叫畹香的面子下不來，左思右想甚是為難。忽被他想著了一個刁鑽主意：他以前在蘇州，曉得賽飛珠弔膀子的工夫甚好，便到高升棧去尋著了他說明原委，要他去弔陸畹香的膀子。料想堂子裡的信人，那裡有什麼定力？況且賽飛珠的身段甚好，相貌也在中上之間，就口饅頭落得慨然領受。賽飛珠初時不肯應承，秋谷許了他的謝儀，方才答應。又怕沒有憑據，秋谷便叫他上手之後問陸畹香要個戒指作為表記，又向他說了畹香手上戒指的樣式，叫他諸事小心在意，切不可露了口風。賽飛珠欣然答應，便借著去探望秋谷，到聚寶坊來見了陸畹香。

戲子們弔膀子的工夫果然利害，別有心傳，不多幾天，三言二語的，那陸畹香那裡曉得是章秋谷叫來做弄他的，容容易易竟是被他弔上。過了兩夜，便問畹香要個戒指。畹香正是同他打得火熱的時候，自然情願願的給他。賽飛珠卻嫌著這一個戒指的樣式不好，那個戒指的寶石不精。畹香拿了幾個出來，換來換去都不中意，就賭氣不要了。畹香急了，就拿章秋谷給他的那一個戒指拿出來，替他帶在手上，方才歡喜。那知他剛得轉身，就飛一般跑到吉升棧來找秋谷，把戒指給與秋谷，又將前後的情節述了一番。秋谷便把戒指帶在身上，逕到聚寶坊來，問畹香要取那一個戒指。畹香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「天下真有這般巧事，怎麼一邊剛才帶去，一邊就忽然的要起來？」只得假做尋了一回，支吾半晌，暗地和娘姨說明，說是被大阿哥借去。秋谷當時說道：「只怕是高升棧的四阿哥來借去的罷。」

原來那賽飛珠排行第四，人人都趕著他叫「滑頭阿四」，所以秋谷說這個影射的話兒，要叫他自家明白。陸畹香聽了，當頂門就是一針，勉強裝作不知，強顏為笑，還想要用言遮飾。不料章秋谷當時取出戒指，送到畹香面前。這一來，把個陸畹香逼得日定口呆，好似那深山樵子忽聞虎豹之聲，彌月嬰兒乍被雷霆之震。只見他低下頭去，一言不發，那面上一陣陣的泛出紅來。看他那慚愧的神情，真是萬分難過。在章秋谷的意思，原不要和他翻面絕交，只因畹香定要嫁他，騰挪不得，所以想出這一個偷天換日的奇謀，拿住了他姘戲子的真贓實犯，那嫁的一層說話自然說不出來。卻想不到自己這個主意雖然不錯，卻忒嫌刻毒了些兒。你想那陸畹香一副嫩鬱鬱吹彈得破的臉皮，那裡禁得起這般呵磳？秋谷見了，覺得也有些懊悔起來，倒向畹香笑道：「我不過和你說了一句笑話，你何必這樣的認真，我又不來怪你，只要你自家明白就是了。難道我們認得了這幾年，你還沒有曉得我的脾氣，這些小事一定要和你過不去麼？」

陸畹見香秋谷非但並不翻面，倒如無其事地去安慰著他，心上狠是感激秋谷遇事含容，不肯出他的醜，又羞又喜，一個頭低了下去，那頭上好像有一座泰山壓住的一般，羞怯怯的只是抬不起來。秋谷見了，點頭暗贊畹香天良未泯，還有些羞恥之心，想來還可勸化得轉，不免再費一番唇舌把他提醒一場，也算不枉了兩年相識。

便攜著畹香纖手，把他拉到煙榻旁邊，兩下對面躺下。秋谷看著畹香面上還是兩頰緋紅，羞態可掬，正是：

紅上胭脂之頰，兩流桃花；春橫卻月之眉，羞顰楊柳。

秋谷覺得有些憐惜起來，便低低的向他說道：「這件事兒，你也不過是一時之錯。我雖然曉得，決不向人傳說，壞你的名頭，你只顧放心，不必放在心上。況且現在上海灘上，有些名氣的信人，那一個不要姘幾個戲子？算不得什麼希奇。」畹香聽秋谷說到此處，越發羞得背過臉去，把一方白綢小手巾掩住兩眼，幾乎要哭出來。

秋谷見了甚覺可憐，攜著他的手溫存一會，方又說道：「姘幾個戲子雖然算不得希奇，但是你們堂子裡的信人犯了這個毛病，被外頭傳說出來，非但生意上頭大有妨礙，而且從此露了名頭，真是一件有損無益的事。為什麼你這樣一個聰明絕頂的人，這件事兒恰看他不透？你想，那戲子同信人軋了姘頭，不肯花錢，專要想信人的倒貼。信人們辛辛苦苦在客人身上敲了竹槓出來，去供那戲子的揮霍，好像不是戲子姘著信人，倒是信人嫖著戲子一般。到了信人的銀錢用盡、供應不來的時候，他就立時立刻翻轉面孔，和你斷了交情。軋姘頭軋到這個樣兒，可還有什麼趣味？」

從來妓女無情，優伶無義，你們做信人的在客人身上雖然沒有良心，獨到和戲子軋了姘頭，卻是真心相待，偏偏遇著那班戲子，平時看待別人也還不到得這般刻毒，一到姘著了一個信人，就出奇的天良盡喪起來。我也不懂這個裡頭到底是怎麼的一個講究。再說起那班愛姘戲子的信人來，以前的周雙林，現在的花玉笙，那一個不是姘了戲子弄得聲名狼藉，車馬稀疏，到後頭折姘頭的時候，還免不了一場吵鬧。

從沒有姘戲子的有個好好的收場。你如今趁著外邊沒有風聲，快快的回頭改過，不要到了將來，和周雙林、花玉笙一樣起來，那時就懊悔嫌遲了。我勸你的一番說話，卻是句句良言，你不要認錯了我的意思，當作故意來坳你的台，那就埋沒了我的一片真心了。」

陸畹香聽了章秋谷這一番提醒的良言，覺得無一句不體貼，無一字不婉轉，不由得那感激秋谷的心念，就感激到二四分。暗想：「如今世上那裡還有這樣好人，曉得我姘了賽飛珠，他不吃醋也罷了，還肯這樣苦口勸人，說得這般真切；並且留著我的面子不肯高聲，恐怕被娘姨們聽見不好意思，真是個天字號的好客人！」這樣一想，便慢慢的回過臉來，握著秋谷的手，含情帶愧，相視無言。忽又自家懊悔不該姘了戲子，做出這樣事兒，料想要嫁他的一層說話，是不消提起的了。眼看著章秋谷這樣的一個風流名士，個儻才人，自家做錯了事情，消受不起，不覺由感生慚，由慚生悔，懊悔到極處，竟忍不住兩行珠淚直滾下來。秋谷明曉得他的意思，安慰一番也就罷了。

秋谷略坐一會，正欲起身，忽見辛修甫同陳海秋走了上來。大家相見過了，秋谷道：「我道客人是誰，原來是你們二位，想來

有什麼事情麼？」修甫笑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別事，今天是陳海翁專誠請你在東合興花筱舫家吃酒，恐怕你有了應酬不到，所以我們特地自己過來相請，可好就此同行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既然陳海翁賞光請我，豈有不到之理？但是時候尚早，何必這樣要緊，盡可在此寬坐一回再去，□分早去了，也沒有什麼道理。」修甫道：「在我多坐一回也不要緊，但陳海翁是個性急的人，我們還是就去的，省得他發躁起來。」秋谷一笑，便也起身。

三人一路同到東合興來，秋谷走進弄堂，就看見第三家門左高高的掛著一塊花筱舫的金字招牌。陳海秋當先走進，秋谷等跟著上了扶梯。進得房來，娘姨招呼坐定，卻不見信人出來。秋谷便問那娘姨道：「你家先生可是堂差出去了麼？」娘姨陪笑道：「倪先生勒浪後房就出來哉。」秋谷聽了，暗想：信人既然沒有出去，為什麼不來應酬？心上就有些不然起來。

坐不到一盞茶時，方見一個□八九歲的信人從牀後走將出來，五短身材，面貌也還秀麗，小花寶髻，石竹羅衣，雖無傾國之姿，大有回風之態。只是一張瘦骨臉兒，覺得露筋顯骨的沒有那媚媚的神情。走到面前，大落落的，慢慢的叫了一聲「陳老！」也不招呼客人，便一屁股坐在凳上。忽回頭見了章秋谷仙骨珊珊，五山朗朗，似有一道光華射將過去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又立起來走到秋谷身旁，問他尊姓。

秋谷此時見花筱舫一面孔的時髦信人，架子甚大，心上□分有氣，不去理他。見他來請問姓名，勉強回稱姓章。花筱舫倒著實應酬了他幾句。修甫便向筱舫笑道：「怎麼你不應酬我，單應酬他，可是見他面孔生得標緻麼？」筱舫被修甫說破心事，面上不免一紅道：「格位章大少是今朝第一轉來，耐是同仔陳老日日來格，倪自然要先應酬仔生客，再挨著耐格熟客，慢慢裡來，耐勿要性急囉。」說著，便走了開去。

陳海秋便問筱舫道：「請客的可曾回來？我們先擺起檯面來罷！」花筱舫冷冷的答道：「耐請格客人倒有一半勿來，才勒浪搭耐客氣，耐阿要再去請仔兩個罷。」

秋谷聽了冷笑一聲，向修甫道：「陳海翁請的客人有一半不到，是替他客氣也還罷了，怎麼他們這裡的花頭，今天也只有陳海翁一個，難道這樣的紅信人，那班吃酒的客人也同他客氣不成？」修甫聽了一笑。

筱舫聽章秋谷的說話來得鋒銳，知道一定是個花叢老手，只把他說得連耳根滿面通紅，瞅了秋谷一眼，又不好發作，只得笑道：「倪是勿會應酬格，閒話說得勿好。章大少看陳老面浪包涵倪點，勿要扳倪格差頭。」秋谷聽了正要回答，聽得樓下高叫「客人上來」，秋谷同陳海秋起身看時，卻是貢春樹來了，便打斷了話頭。

略談幾句，先擺起檯面來。隨後客人陸陸續續的到了幾個，原來王小屏等一班舊識。

入席之後，陳海秋鼓起酒興，叫相幫去大菜館內拿了幾瓶會司克來，開了瓶，斟在玻璃缸內，要合席和他照杯，眾人只得勉強相陪。乾了一杯，陳海秋還不肯歇，又自己乾了兩杯，不覺就有了七八分醉意。正是：

銀屏錦帳，纏綿杜牧之情；冶葉狂花，辜負章郎之意。

欲知陳海秋醉後如何，下回分解。